

旷野的春味

立春这天竟然是个晴天。

母亲念叨着老辈人口中常常说的俚语：“打春阴，不反春；打春晴，反春到清明。”意思是，假如立春日是阴天好，往后天气和气温都会顺时而动，以晴好温暖为主；假如立春日是个大晴天，那就坏了，可能接下来会有高频次的阴雨天和倒春寒，一直延续到清明节气才能消停。

立了春，空气里的气息到底不同了。

河流里，水汽蒸腾，泥土的气味被河岸上的柳根拖拽着，从土层里提溜出来，鲜爽的土地母性的气息。五九六九，隔河看柳，一树柳枝婆娑婀娜，微微泛着青晕，柳芽禁锢在枝条内，如泥下的蚯蚓东奔西突。水流地痒，很多个小生命已经在土层中翻开了动静，比如草籽慢慢长出了芽，难怪此刻看到的每一寸土，都有了惺忪的意思。有时候想想，植物的觉醒比动物还要早，立春后，植物就开始了萌动，而很多动物要到惊蛰才开始舒展筋骨。

沿着河朝前走，鸟雀啁啾。在渺远的天空下，鸟儿不时扔过来几声悦耳的鸣唱，让整个旷野多了几分清幽。鸟翅扇过的天空下，有小股的气流，这气流里已经有了蓝丝绒一样温暖的律动，让人明显可感，春眸已然在展望这个世界了。

河汉子里，有一些浸泡已久的衰草，原本的枯黄，业已转为黑褐色，结了零星的冰凌，乍一看，有枯山水的意

境。的确，立了春，一切都是美的，有鸟立在衰败的草杆子上，那鸟羽毛艳丽，让人恍然觉得春已经深了，毕竟，只有在春日才能见到羽毛如此惊艳的鸟雀。河汉子边的气味并不算美好，有酸酸的腐败气味，再远处的芦苇荡里，气味就好闻多了，苇花落尽，枯黄到灰褐色的芦苇荡中，有白头鸭之类的鸟雀扑棱棱飞走，风过处，有草木隐隐的清香，让人想起一种叫“秋露白”的茶，有特别的野韵。

吹面不寒的依旧是杨柳风，风不大，炊烟斜斜的，被烟囱拽着一般，慢慢地消失在天际线处。最喜欢闻这时候炊烟里的草木灰清香。燃烧，似乎是农耕文明之后的产物，刀耕火种之后，有燃烧的气息，这气息里代表着成熟，让人心思安稳熨帖。提及炊烟，对于一个农村长大的孩子来说，简直是乡愁的别名。少年时，炊烟能够泄露一户人家很多秘密，炊烟升起来，饭食飘香，炊烟里腾涌而起的烟灰内容，可能会泄露你家做了什么饭食。比如，若腾起来的是麦秸秆，那也许就是一般的煮饭做粥，若烟灰里轻盈无物，多是劈柴，那一准是炖了肉，蒸了馒头，据此推断，说不定是来了重要客人。

冬日屋檐下，除了闲下来的锄头和镰刀等农具，还有盈盈冒着油的腊味。那些屋檐下的腊味，最得太阳垂青。慢慢浸润日光精华，也被风带走一些水嫩虚浮的内容，剩下的是被岁月慢慢腾腾

“照拂”的本味之香，这样的味道，或蒸，或炒，都有与众不同的滋味。

昔年，在村庄外的乡路上漫步，常常遇见晒粉丝的场景。那些经由大砂锅煮出来的粉丝，一根根捋顺在两尺左右的竹竿上，垂坠着，在户外，被冻成了冰溜子。这时候，丝毫不必担心冻坏，冻过的粉丝反倒更加顺直，更加有嚼劲，也干得快一些。带着冰溜子的粉丝，阳光照射下，闪闪有光泽，让人想起银条根根挺立，民间烟火吃食竟然被晾晒出了贵气。旧时，我喜欢鼻孔凑近这些裹着冰溜子的粉条深嗅，能够闻到红薯淀粉的气息，深秋里田野土地的余味，还有被煮得半熟的食物原香，加上些许冰溜子的凉凉的气氛，这样复杂的气味很是迷人。

村庄四周的林子里，有人在伐木。伐木丁丁，其声悦耳，此刻，我喜欢的却不是这种声音，而是这种气味。斧子、锯子砍过锯过木材的香氛，类似旁边有位木匠在刨木花，那种木材原本的香，或可称之为草木的体香，是格外讨喜的。我一直觉得对气味的喜欢来自少年时，那时候，我格外喜欢隔壁木匠家里倒出来的锯末，每一次看他倒掉，我都要捧回来一把，深嗅，有一次，差点呛着。

蜗居在城市之中，四季都显得不分明了，自然界的微妙变化，往往多在旷野之间最早显现。近年关，回到乡下老家的这几日，时时可感季节的方寸毫厘变化，祖屋已经荒废好多年了，打算过了春节收拾一下，在每一个季节，我都回来小住几日，以证明我还没有忘了季节，季节也没有忘了我。

春分

塞上春分暖意微，高原且暮乱穿衣。野塘新绿犹传信，雁影南来映落晖。

午后，春光正好，这样的好时节，适合出去汲取这人间的光暖。漫步于河堤上，突见一抹绿从墙根冒出头来，那样惹眼。速蹲下，抚摸这绚丽的春色，时光终究将它开封。这绿，好似一个精致装扮的二八妙龄女子走出闺门，惊艳了众人。

只这一点绿，就足以让思绪摇曳生姿。北方的春天是迟缓的，只有见到这样标志性的色彩，才觉风光渐好。翻开手机日历，原来春分在即。春分平分了寒暑，也平分了日夜。虽说世间多有不公，然总有那么些时候是公平的，比如春分秋分，比如老去。

春分时节，家乡迎来最大的事情便是开河。进入农历三月份，黄河流起凌来，如果在夕阳晚照时，站在河边观凌花东流，定会让你感觉到自然之浩荡，大河之壮观，那一番景象任凭多么顶级的艺术家都无法将它描摹。

然而，开河和封河对于处于沿河地区的人来说，是有潜在危险的。还在我懵懂之年，常记得这个时节，村里的男子均到堤上担坝，就是用筐将土一担担挑到大堤上加固大堤。将走时，家里的妻子便缝了衬肩，用厚厚的十几层布，剪成半圆形正好覆盖了整个肩膀，防止担坝时将肩头磨破。这时在黄河大堤上，到处是担着土修坝的，那些河套汉子用他们的双肩守护着家园。

2008年3月20日清早，突然看到新华网发布一条消息说杭锦旗独贵特拉奎素段发生溃堤，数座村庄被淹。

心里一紧，忙打电话给亲人们，得知她们已经安全转移到库布齐沙漠里。

作为一名记者，职业生涯里未必能遇到多少突发的重大事件，但倘若遇上了，无疑是一种幸运。那是对你职业成色的直接拷问——是否称职，在那一刻将无所遁形。我申请赶赴一线，总编起初并未同意，后来软磨硬泡，终于得以奔赴救灾现场。

到处是与我一同喝着黄河水长大的乡邻们，他们拉牛赶羊，住进了政府搭建的大帐篷里。时值春分时节，天出现倒春寒，加上黄河决堤，冷得如数九寒天，本已收起的羽绒服，又裹在了身上。

我负责采访受灾群众，当时一个小伙子裤子屁股处破了一大片，不停地招呼着群众吃饭，干活儿，一条小狗跟着他跑来跑去。我采访他当时的情况：“正睡着呢，水汨汨钻进屋子里来，大喇叭上突然喊说溃堤了，忙起身穿衣，寻这狗儿子，甚也没顾上带，走得急把裤子也挂烂了，甚不甚把这宝贝带上了。”他指着小狗说。

随后，他指挥大家领方便面，火腿肠，并喊道：“大家一定不要乱，听政府的统一指挥。”群众都有序地领东西，干活儿，纹丝未乱。我不禁想，谁想起用多少年失了声的大喇叭？此时它的作用堪比救命神器。

后来，我又调去跟着主要领导采访，时任书记满脸胡茬，两天未合眼了。开会、巡堤、看望群众、接收捐赠，昼夜合堤……我用镜头记录着一个万众一心的时刻，二十斤重的摄像机，在这样重大事情面前丝毫没觉得重，

我扛着它一路奔跑着，生怕漏掉一个细节。

经过几天几夜奋战，大堤终于合拢，在书记宣布合拢的那一刻，欢呼声、掌声响彻黄河边。一场水灾见证了在灾难面前，当政者指挥有方，处理得当的领导风范，见证了国人一方有难、八方支援的崇高精神，也见证了人民群众积极应对不等不靠的能力。

曾记得，当时仅有四个女人在一线，一位时任宣传部部长，一位是接待办主任，一位是政府女文员，另一位便是我。或许，女子是弱者，然总有一些是巾帼不让须眉的，危急时刻早已忘记了性别。没有住的地方，只能每夜凌晨回旗，清晨再赶来，有时候都顾不上洗脸，可素颜竟也那样美丽。这一场水事，历练着我向成熟的记者迈进一大步，也成为我职业生涯足以自豪的过往。

之后，灾后重建，喜迁新居，城乡统筹，我仍用镜头和文字一件件记录着。付出总有回报，七月份，旗委政府表彰抗洪抢险先进个人，我也在列，披红挂绿，成就感、满足感、荣誉感溢满心间，真正体会到了奋斗者的幸福。

如今，加固的大堤不仅结实而且成为美丽的景观堤，家乡的人再也不用在凌汛时节抛家去抗洪了。他们搬入了新楼，改变了生产方式，同时也改变了生活方式，家乡人正在一条全新的道路上前行。

春分已至，黄河顺利开封，它随着春天的脚步日夜不停流淌，润泽着河套人民。那年的水事早已成了久远的记忆，春江水暖，候鸟归来，潋潋春光，撩人情思。待桃花开遍，再看红杏枝头春意闹。无论有过多少人情冷暖，认真活好每一天，才是我们对人生最正确的态度。

◇ 大野寻幽 李丹崖专栏



李丹崖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出版有散文集《芳草未歇》《草木恩典》《胃知的乡愁》等28部，文章散见于《散文》《散文选刊》《青年文学》《文学报》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等。

◇ 节气如流 夏至专栏



夏至，原名王桂萍，鄂尔多斯人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。出版散文集《原乡季候》，诗集《漫卷诗光》。小说、诗歌、散文发表于《诗刊》《十月》《文艺报》《草原》《延河》《内蒙古日报》等报刊。